

第二辑

桥 隆 飙

中国教育学会 / 编

原著 / 曲波
主编 / 端木蕻良
缩写 / 高玉华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二）

桥 隆 飙

曲 波 原著

高玉华 缩写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 (第二辑) 端木蕻良/主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年修订版

ISBN 7-5402-0591-1

I. 中... II. 端... III. 长篇小说-缩写本-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1864 号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 (第二辑)

端木蕻良/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宝坻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插页 40 印张 81.725 字数 1360 千字

2000 年修订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 000

ISBN 7-5402-0591-1

(全十册) 定价: 148.00 元 (本册 14.80 元)

序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张济先

弘扬爱国传统，对广大青少年有效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是摆在我们面前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年。要针对青少年的特点，运用影视、书刊、音乐、戏剧、美术、故事会等形式，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丰富、生动的爱国教材。”

课外阅读是广大中小学生开拓视野，陶冶情操，培养审美情趣，获取丰富课外知识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我们对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中央五部委向全国中小学生推荐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是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措施。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长要努力深化教育改革，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积极创造条件，精心组织学生开展课外阅读活动。实践证明，中小学生课外阅读什么书，对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此次五部委联合推荐的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都是从新中国成

立以来各地出版的优秀图书中，经过专家评委精选确定的。其中有一批五、六十年代的优秀文学著作，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少年中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形象曾经教育、激励过一代人，至今还深深地铭刻在很多人的心中。应该说，这些爱国主义的英雄形象，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是鼓舞我们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是对中小學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生动教材。

今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为了充分利用这次重要纪念活动，对广大中小學生进行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帮助青少年朋友深刻了解祖国苦难深重的历史，中国教育学会聘请端木蕻良先生为主编，并由北京汇力科技文化研究所具体策划，编辑了这套《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文库”共汇集爱国主义的文学名著几十部。这些文学名著以中国近、现代史为背景，特别是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热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者的英雄形象。为适应中小學生阅读特点，同时

也为适应新开阅读课的需要，“文库”采取缩写的形式，并由原著作者和名家亲自动笔，体现了编辑出版者竭诚为中小学生课外阅读服务的一番苦心。

今天的中小學生是二十一世紀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主力軍，願全國的中小學生從小閱讀好的課外書，自覺抵制社會上不健康圖書的干擾，立志做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

一 三 古 镇

强虏入侵，国横行；河山涂炭，天下混乱。国土片片沦丧，同胞苦难重重，伟大的祖国在动荡！1937年过去了，又跨进了1938年。

“马定军同志，三古镇地区，发现一支奇特的武装。他们忽来忽去，出没无常，行踪飘忽，不留痕迹。他们见了谁都打：打鬼子，也打汉奸；打蒋介石的正牌军，也打国民党的‘土司令’；打土豪劣绅，也打地主恶霸；对伪乡长、保长手下无情，对豪商巨富更是绝不放过。我们的部队如果到了那里，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态度？至今还没有发现这支队伍的正式番号，也不知道为首者的姓名和身世。老百姓中有一个传说，说他们叫什么“飙字军”。“飙”，从字义上来说，是狂卷的暴风，有些草莽好汉的意味。马定军同志，你是三古重镇中的盘古镇人。你的任务是查清这支部队的政治根底：是对人民有利，还是有害？可能成为朋友，还是可能变成敌人？”

我仔细琢磨着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联络部部长共同交代给我的任务。

我当侦察参谋以来，都是作军事侦察，这次，却是一项政治侦察，既要弄清“飙字军”的政治根底，又要相应地予以改造。

我选定的助手，是侦察连的副连长沙贯舟。他是三古镇中的未古镇人，入党的时间比较早，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办事扎实，千件眼不漏，万件心有底，可算得一个侦察人员的奇才。他身高力大，在部队中叫他“骆驼”。深入三古镇，他只有一个不利的

条件，就是他在三古镇名虽有家实无家。他父母早亡，先后给五家地主扛了十七年长活；出来抗战后，三古镇上，他什么也没有了；而我，在那里却有守了二十多年寡的妈妈，有当了四十年鞋匠，救过我孤儿寡母性命的牛爷爷。

三古镇是花椒聚散吞吐的地方，向来是价贵畅销。我扮成花椒贩子老客，沙贯舟扮成脚夫，挑了一担样品，上路了。

一天的行程，傍晚已入敌区，我问大老沙：“咱俩抄小道，找个小村，在村头找个独立家屋住下，怎么样？”

“别！”他毫不犹豫，依然用他的“别”字，否定了我的意见。“上什么山，打什么柴；进什么庙，念什么经。住小村，不合咱扮的行当，会露馅！走大道，前面是三岔大路，有座大车马店，那是好地方，我建议住到那儿，你决定”。

搭伴一天，这是我和他说话最多的一次。不用说，这个从来未失手的老侦察兵，一定有他的把握，他的意见很有道理，就依了他的打算。

日落，来到平里集前的车马店。大店的通铺大房里，两排对面的大炕上，有四五十人。在这形形色色的人们中间，有两个人越骂越凶。我刚要上去排解，进来了查夜的汉奸队。汉奸队一进来，两个人骂得更厉害，接着就伸掌捋胳膊，撕扒起来。全屋四五十人，像是有谁支使的一样，有的给他俩拉架，有的一涌而上，七嘴八舌，要汉奸队给他们说和。吵嚷声乱嘈嘈，真要把这座店掀翻。汉奸队见他们横吵蛮骂，不可开交，大概也给吵得脑胀心焦，连盘查也没盘查就走了。

汉奸队走后，说和的人也不说和了，各归了铺位，收拾睡觉。那两个吵架厮打的黑汉，也住手了。

他们的吵骂，挡过了盘查，倒减少了大家不少麻烦。

第二天上路，我们俩就混在这车马挑担之中。

日寇侵入山东，韩复榘奉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全军逃跑了。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剽悍的三古镇人，揭竿而起，不久出现了十几个头目。这十几个头目中，绝大多数是三古镇地区的土豪劣绅：一个是大地主兼商人仇国基，他自称是山东省主席委派，成立了三古镇抗日救国自卫军；又一个是大商人狄邦隶，他也说奉山东省主席委派，成立了三古镇抗日救国保安军；再一个是自称孔圣人的正宗后代子孙孔德第，说是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密示，成立了三古镇抗日救国维持军。从此三古镇沉没在兵如蚁，官如蜂的涂炭中，一天之内竟有八九个军头索捐要款。现在又出现了个飙字军，他们又是什么根底呢？

“小掌柜，”我凝思中，传来沙贯舟的声音。

“回去对老掌柜美言几句吧，老婆孩子实在不够花销哇！”

大老沙主动和我说话了，这真是破天荒。我一看，他使个眼色，原来昨晚吵架的那两个，一个挑烟叶，一个挑鸡蛋，在打量我。不用说，大老沙已经发现了，来打破我的凝思状态。他又大声补充道：“小掌柜，你别光低头算你的发财帐，也得看看俺这两只门扇脚呀！”

“一定，一定！”我装出商人特有的虚伪，含含糊糊地答复大老沙。

要使内心思索和表面神情分离开来，真是一件难

办的事。我只有停止思索，和大老沙一问一答，讲开了贩花椒的生意经，勉强和同行者的气氛融洽起来。

黄昏，到了三古镇之一的盘古镇。沙贯舟说：“小掌柜，住个好店吧。昨晚一夜没睡着，太吵了。”

我知道，他和我一样，已经警惕了那两个吵架的人，就随口答应了。

他又说：“明天再不买鞋，我就挑不动了。”说着他故意一跛，放下了挑子。我已经知道是为什么，我们同时斜眼看了一下那两个吵架人，只见那俩家伙已经越过我们，走上前去。沙贯舟低声道：“躲开他们！”

我完全明白，沙贯舟在不断地用眼色和行动同我交换着想法与决定。是呀，我是个“小掌柜，”贩货雇得起脚夫，怎能和自挑自卖的小贩住在一起？住我家吗？不成，太笑话，镇上敌人统治得怎么样，尚未得知；再说，我是个八路军，敌人是否发现了我的家？就算没发现，一个穷鞋匠寡妇家里，突然出现了两个贩花椒的老客，那还不露相？我这样想。昨天我曾告诉大老沙，我妈在三益隆鞋工场当了十二年女工。大老沙真够细心，“买双鞋”，他这是告诉我怎样借个引子见妈妈。意思很明白，他所想的是：既不能到我家，更不能住在家，我们俩的想法完全一致。

甩开了两个吵架的，和所有的小贩，找了一座离我家很近的上等客店，住了下来。在我们穿过大街的时候，家家关门闭户，没有一盏灯火；大街小巷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影。

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兵。既然没有一个兵，为什么盘古镇这样恐怖？活象是：鬼不吓人人自恐，风不吹

鸟鸟自惊。

我一来急欲探清这个秘密，二来真有点太想妈妈。我看沙贯舟已经睡熟，就偷偷地到了后院，踏着马槽，翻墙出去。天黑如漆，掩护着我的身影。我没有叩门，翻墙而入。

“妈妈，妈妈！”我的声音虽低，可是又亲又急。一连叫了十多声，没有半点回响。屋里也没有灯火。

“马参谋，马参谋！”啊，沙贯舟跟来了。他的一只大手，紧抓着我的肩膀，低声说：“别急，走到鞋店小工场去。”

我们俩跳进院里一看，窗上没有灯光，门却没锁。

“看！”大老沙低语一声，使我大为惊奇，只见在黑洞洞的屋角墙根下，透出一线微光。

我们过去，见地上有一块四方大盖板，盖板旁是一口大木箱，箱里盛了些边皮角。不用说，这口大木箱是为了掩盖这个窖口的。沙贯舟小心地揭开盖板，一股灯光冲出，看得清楚，这是一个地窖子。我们俩轻步下去。

“啊，地窖鞋场！”我还没看全，牛天胜爷爷朝大老沙就是一锤子：“强盗！杂种养的！”

沙贯舟闪身躲过，挟住牛天胜爷爷，笑嘻嘻地说：“自己人，自己人！”

我一看妈妈在那发愣，便向妈妈扑去。

“妈妈，妈妈，我是定军，我回来了！”

饱受风霜的妈妈，她没有笑，也没有哭。她双手紧捧了一下我的脸，就急忙先去解除误会。她向牛爷爷道：“师傅，你孙子定军回来了，是自己人。”

牛爷爷许是耳朵背，也许是怒极发狂，他朝着沙贯舟怒骂：“你们这群豺狼，你们抢光了地上，又来抢地下，我不怕，我七十啦，拼死你，一个够本，两个有赚！”说着又摸锤子。

沙贯舟急忙抱住爷爷，笑咪咪慢吞吞道：“老大爷，我不是你要骂的人，也不是你要打的人。”

“放屁，你不要耍狐狸！笑面虎，花脸狼，我都见过！”

妈妈把我拉到爷爷跟前，牛爷爷仔细一打量，返身立即向沙贯舟赔礼道：“我这个老牛性，就是这个牛脾气。对不起，对不起！牛踢骆驼——幸亏炮不动。”这话倒把我和妈妈都说笑了。

牛爷爷对我们母子，真可以说是再生父母。

我六岁，爹打鱼死在海里，妈妈望着大海，哭得死去活来。种地，无地；下海，不行。怎么生活呢？当时牛爷爷是三古镇首屈一指的鞋匠，是从哈尔滨学来的手艺。他为人气粗性烈，好打抱不平，又好喝酒；一生无儿无女，老伴又早死了，更增加了他那暴烈的火性。他手艺不传，也不带徒弟。他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还记得当时牛爷爷到了海边，抱起我，对妈妈说：“走！跟我学做鞋，有我吃的，就饿不着你！孩子长大，再别下海，狂涛恶浪风险大，不干海上生涯，也跟我做鞋。”他就领着妈妈抱着我，进了鞋场。到那和掌柜的一说，怎么也不收。他说渔家的女人，笨手笨脚，干不了活；又说刚死了丈夫，不吉利。这最后一句话，可把牛爷爷说火了。他顿时性起，质问道：“你娘去年死了，吉不吉？你这个鞋铺怎么没丧门倒？指着掌柜的鼻子道：“一句话，你收

不收？”

“不能收！”

“呸！”牛爷爷啐了一口。“你这不收爷，自有收爷处。”他把桌子一拍，“给我算帐，咱们从今后就两便！”

那个掌柜的倒软下来。他深知没有牛爷爷的手艺，他早被西街铺顶倒了，吓得连珠炮似的说：“收，收，收，我收，我收。”

牛爷爷的性子，不是一言半语就能平得了的。他把袖子一甩，说道：“西街鞋早托人和我谈，要多花二十块请我，我是念着咱老东老伙，才没去。没想到你是无情无义之徒，好吧，要收，今天你到我家，先谈清俺爷俩的工钱。”

从那以后，母亲跟着牛爷爷学手艺，我才得以上学。

牛爷爷先向大老沙赔了礼，又把络腮胡子在我脸上摩挲了一阵，这才想起了没有招待我们。他把脸转向灯火照不到的暗影里瞅了一阵，这时候我才发现，地窖鞋场里还有两个短发的青年。

“桂菱，倒茶呀！”牛爷爷厉声道，“没有眼色的孩子！”

“桂菱？我吃了一惊；桂菱是个姑娘呀！是东街李铁匠的女儿呀！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剪成短发？为什么女扮男？”

妈妈怒叹一声道：“为了躲避畜生！三古镇被糟蹋的苦透了：十五岁的闺女就出嫁，庵里的尼姑也都跑光了！”

牛爷爷气得满脸胡子乱颤颤：“来古镇的仇国基，说是奉省主席的委令，当了什么‘三古镇抗日救

国自卫军”的司令。这个土豪，向来没朝日本人打过一枪。从前日本人来了他还跑，这阵更好，他干脆勾去了“抗日救国”四个字，成了“三古镇自卫军”，坐镇三古镇，日本人来了也不用再跑。杼古镇那个大买卖人狄邦隶，也说是奉省主席的委令，成立了什么“三古镇抗日救国保安军，眼下和仇国基一模一样，旗号上也把“抗日救国”那假招牌抹去了，光剩一个“三古保安军”。日本军、汉奸军、自卫军、保安军，都是害民军！如今仇国基和狄邦隶又争开了盘古镇”。牛爷爷越说越气，两只老眼里喷着怒火。

我心里暗想：以往我们对三古镇地区的仇国基、狄邦隶这两股土豪劣绅部队，缺少足够的警惕。看来我和大老沙的任务，恐怕还不光是查清飙字军。

我按下心头的题目，向牛爷爷问道：“爷爷，听说这里出了一支飙字军，这帮人怎么样？”

牛爷爷道：“倒是打了些使老百姓开心解恨的仗，可是打过跑光，不是正经路，指望不得。”

看来，爷爷对飙字军也所知无几。

二 见面礼

盘古镇的市面，萧条已极。唯有公顺利酒店、吉兴盛杂货行，却越来越兴隆。

白天，“清饮斋”酒店的顾客，全是些土司令们的大兵；清饮斋后院则是官儿、土地爷爷们的混蛋窝。从早晨开门起，一会儿是自卫军的一帮，一会儿又是保安军的一帮；一会儿又是一帮各色各样的便衣。满屋子淫声淫调，酒气嗒声。

到了傍黑，又稀稀朗朗出现了佩手枪、带腰刀、穿便衣、戴金表的官们，各挟着妖精似的女人，进入清饮斋后大院。麻将声、狂笑声、怒骂声、女人们的尖叫声，一浪一浪地飞出墙来。

牛爷爷和妈妈告诉我：大兵白天来，晚上走，是因为怕飙字军；飙字军打仗，全在夜里动手。

“为什么当官的晚上敢在？”我问牛爷爷。

牛爷爷叹了一口气，然后冲冲地说道：“听他们说，飙字军的首领被打死了，两个月没来三古镇地面，这些个混种就又翘尾巴了。这些淫棍、酒鬼、赌徒，一天也离不开娘们。”

“清饮斋不怕抢吗？”牛爷爷和妈妈也弄不清。后来我和沙贯舟，抓了个醉倒的大兵，才弄明白酒店兼赌场兼妓院的总东，就是三古镇自卫军司令仇国基。大兵们不敢欠，欠了就扣饷；饷不足就按军法处理。

“平州地区的鬼子，为什么没占三古镇？为什么让给了这两家国民党省主席委派的自卫军和保安军？他们长时间和平相处，互不干扰，这仇国基和狄邦

隶，究竟是国民党军呢，还是汉奸队伍呢？”我曾经反复地这样想过。

五六天过去了，我和大老沙仍然没有找着飙字军的下落。不过，在老百姓中，却有的说：“飙字军和平州地区的鬼子，打了几十仗，仗仗不见人，鬼子的头就掉了！”有的说：“和狄邦隶打了七八仗，打得保安军都不敢出杼古镇了！”有的说：“和仇国基打仗最多。最后一次，仇国基派了三个奸细，混进了飙字军，把飙字军的首领刺杀了。”

飙字军的首领究竟死没死，人们有种种猜测。有的说，飙字军的真首领没被刺，被打中的是他的护兵。

至于飙字军首领的姓名和身世，有的说他是本地人，有的说他是崂山人，有的说他是扛活的，有的说他是铁匠，还有的说他是东三省的镖头。

至于他的政治主张，一没见传单，二没见标语。有的说九年前，半夜杀了仇国基的大儿子和小老婆。有的说，他家被一个土豪霸占，土豪勾结日本人，杀害了他的全家，所以他对日本，汉奸，有钱人，见了就打，捉住就杀。

说法纷纷纭纭，不过有几点可以断定：一、他们时常闯进平州城，三古镇、平里集地区来作战。二、向来没在这一带住下过，来了就打，打了就走。三、他们所打击的，也是老百姓所痛恨的。四、纪律很坏，到哪里，又要鸡蛋，又杀小鸡。五、在一个老大娘口里，得知飙字军首领的名字叫桥隆飙。

第七天晚上，突然妈妈闯进来说：“酒店后院有事！”

我和沙贯舟，迅速跑到观察点，只听酒店大院

中，有凶打声，有哀求声，有女人的尖叫声，有垂死前的呻吟声。过了大约七八分钟，什么也听不见了。

第二天，酒店照常开业，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看来昨晚后院的情况，是对赌斗殴。”我低声向沙贯舟说。

大老沙没加可否，只是眯缝两眼，看着酒店中的丑态。

赶集的人都躲着这里走，只有几个卖苍蝇纸的、卖耗子药的；卖蚊子香的、锡盆锡碗的、锉刀磨剪子的；掌破鞋的例外。沙贯舟的眼睛，却不断地在这些人身上下功夫，像是已经发现了什么秘密。

正在这时，由东街来了一个瞎子。他手拿引路杆子，肩上背着褡子，褡子里装着小鼓，左手敲着引人堂锣，漫步逍遥，蹒跚而来，正走在我们观察口跟前。他听着酒店的吵嚷声，徘徊了一下，向一个锡锅的，满口江湖气一问道：“老君祖师的门徒，动问一声，这里是公顺利宝号的门前吗？”

“是的，是的！”锡锅的答道。

“人不少吧？”

“多的很，有这么多主顾，真发财啦！”

大老沙的两眼，紧紧地盯着瞎子的背影。看样子，大老沙总在打量这个瞎子的眼睛，像是作什么判断似的。

瞎子放下杆子，放下堂锣，放下褡子，拿出鼓来，支起架子。他边收拾边说：“那我就在这里唱两段。”

瞎子敲了一阵开场鼓，引出几十个喝得半醉的大兵；有些小孩也围拢过来；刚才叫卖而过的那些小